

錢仲聯主編

十三經精華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十三经精华

钱仲联主编

责任编辑：邹树德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印张：27.25 字数：700,000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000

ISBN7—5355—1389—1/G·1384

定价：15.70元

十三经精华

周谷城题



經學根基

蔡尚思



一九九〇年四月

“六经皆史也”。十三经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典籍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根基。选读群经之精粹，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《十三经精华》题辞

張岱年



一九九〇年五月

取精用宏

钱仲聯先生主編十三經精華 後學王元仁敬題

华夏英才

祝贺钱老主编

《十三经精华》出版

徐中玉



九四年四月

总 目

前言	钱仲联
周易精华	(17)
尚书精华	(61)
诗经精华	(135)
周礼精华	(279)
仪礼精华	(297)
礼记精华	(317)
左传精华	(503)
春秋公羊传精华	(667)
春秋谷梁传精华	(703)
论语精华	(769)
孝经精华	(801)
尔雅精华	(807)
孟子精华	(833)
后记	(867)

前 言

—

经是什么？经的含义，犹“经纬经纪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）。战国时代，诸子百家著书，“往往自分经传，如撰辑《管子》者之分别经言，《墨子》亦有《经》篇，《韩非》则有《储说》经传，盖亦因时立义，自以其说相经纬尔，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。经同尊称，其义亦取综要，非如后世之严也。圣如夫子，而不必为经。诸子有经，以贯其传，其义各有攸当也。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）所谓“六经”，其名称起于孔门弟子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学恶乎始，恶乎终？曰其数始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”杨倞注：“经，谓《诗》《书》。”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孔子言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又《天道》：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……往见老聃，而老聃不许，于是繙十二经以说。”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十二经，说者云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又加六纬，合为十二经也。一说云，《易》上下经，并十翼为十二，又一云，《春秋》十二公经也。”章学诚认为“荀、庄皆出于子夏门人，而所言如是，六经之名，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）庄子是否出于子夏门人，尚无确证，章炳麟《国故论衡·原道上》原注，即持否定论。而荀子出于子夏，则杨士勋《谷梁传序》、汪中《荀子通论》引《经典释文》叙录《毛诗》等文，凿凿有据。《庄子》引述孔子事，故就

孔称经，而《庄子》自写《天下》时，提到六部书，只言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并无经名。而且儒家经的数目，只是上述六种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说：“然所指专言六经，则以先王政教典章，纲维天下，故《经解》（指《礼记·经解》）疏别六经，以为入其国知其教也。《论语》述夫子之言行，《尔雅》为群经之训诂，《孝经》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，与《缁衣》、《坊》、《表》诸记，相为出入者尔。刘向、班固之徒，序类有九，而称艺为六，则固以三者为传，而附之于经，所谓离经之传，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。”“后世著录之家，因文字之繁多，不尽关于纲纪，于是取先圣之微言，与群经之羽翼，皆称为经。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，与大小《戴记》之别于《礼》，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之别于《春秋》，皆题为经，乃有九经、十经、十三、十四诸经，以为专部，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。”所谓九经，《宋书·百官志》称“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各为一经。”十经，则《百官志》“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一经，合十经。”而现行之十三经，则昉于宋代，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云：“唐分三《礼》三《传》，合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九经，宋又增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为十三经。”十四经者，宋史绳祖《学斋占毕》云：“先时尝并《大戴礼》于十三经末，称十四经。”

二

经的内容是什么？十三经的内容，包括历史、哲学、政治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伦理学等许多方面。旧时学者，强调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自明代王守仁首倡，至清代章学诚、龚自珍、张尔田，推阐其义而益精。经、史各自为部，始于晋代荀勗《中经簿》，以甲乙丙丁为次。《七略》录《太史公书》在《春秋》家，证明史为经所包。王守仁诸家盖据其原始及本质言之。今列举王守仁以下

诸家之说于下：

王守仁《传习录》：“爰曰：先儒论六经，以《春秋》为史，史当记事，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。先生曰：以事言谓之史，以道言谓之经，事即道，道即事，《春秋》亦经，五经亦史。《易》是包羲之史，《书》是尧、舜以下史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三代史，其事同，其道同，安有所谓异？”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：“六经皆史也，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

又《报孙渊如书》：“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。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世者耳。子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，末流忘所自出，自生分别，故于天地之间，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居之物，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。”

龚自珍《古史钩沉论》：“六经者，周史之宗子也。《易》也者，卜筮之史也。《书》也者，记言之史也。《春秋》也者，记动之史也。《风》也者，史所采于民，付之司乐者也。《雅》《颂》也者，史所采于士大夫也。《礼》也者，一代之律令，史职藏之官府，而时以诏王者也。小学也者，外史达之四方，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。今夫宗伯虽掌礼，礼不可以口舌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宗伯。乐虽司乐掌之，乐不可口耳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司乐。故曰六经者，周史之宗子也。”

张尔田《史微·史学》：“《周易》为伏羲至文王之史，《尚书》为尧、舜至秦穆之史，《诗》为汤、武至陈灵之史，《春秋》为东周至鲁哀之史，《礼》《乐》为统贯二帝三王之史。《太史公自序》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造《易》八卦。尧、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、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则六艺相续为史，可以心知其意矣。”

以上各家之说，各从一个角度，阐明六经皆史，综合参究，可

以通晓经的全貌、性质与中心所在。各方面内容，都可以六经皆史统之。

三

十三经是儒家典籍，离开现在，已经3000年了，为什么还要研究它？怎样去研究它？“六经皆史”是总的概括，是共性，就诸经特点说，又各有侧重。如《周易》中关于帝乙归妹（泰六五——归妹六五）、高宗伐鬼方（既济九三）、王用享于岐山（升六四）、箕子明夷（明夷六五）的历史事实，其它渔猎、牧畜、商旅交通、耕种、器用等生活基础，农、工、商业的萌芽，社会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，其它社会现象所包含的家族关系、政治组织、行政事项、战争、赏罚、阶级，精神生产方面的宗教、艺术、思想。（以上引述自郭沫若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第四章《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》）其中帝乙归妹以下属于史，精神生产方面属于理，而记事与言事之理，又复体势相因，未尝离事而著理，既是史学，又是哲学。因此，可以说总的内容“六经皆史”，而各经重点，又有差别，又各有个性。又如《诗》三百篇，是文学，文学是时代的产物，是现实生活诗在诗人头脑中的能动反映，随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殊异。所以《诗》三百篇为史是毫无疑义的，但它是通过形象、意境等不同的艺术以表现其言志抒情的特点，因此侧重面在文学。甚至一经中的个别篇章，也有不同点，如《左传》是属于《春秋》经的传，本身是史，然其中叙事、辞令等作品，又为散文杰构，理应突出它的文学一面。其它如《礼记》，既有记事性质的史，又有说理性质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，可说是文史兼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要从史学、哲学、文学等各个方面研究经。本书就是试图根据各经的重点进行处理，汰芜撷精，用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为指针来定取舍。就全经说，应对它“作全面的再认识，再估价，经过批判，使应该保存的保存下来，吸收融化于新的思想体系中。”（王元化《思辨短简》）本书只是让人们用较少的精力，略窥“十三

经”的总貌，这是研究的方法，也是本书选篇的方向。

四

本书按照阮元刻十三经次序排列选篇：一、《周易》；二、《尚书》；三、《诗》；四、《周礼》；五、《仪礼》；六、《礼记》；七、《左传》；八、《公羊传》；九、《谷梁传》；十、《论语》；十一、《孝经》；十二、《尔雅》；十三、《孟子》。严格说，这里只有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是经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录于六艺，六艺即六经，可算较早跻于经的行列。其实《尔雅》不过是资以释经的训诂书。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是释《春秋》的传，《礼记》是释《仪礼》的传，本来都不是经。至于《孟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于诸子十家中的儒家，更不属经。今以约定俗成的办法处理。

前文已说明，在六经皆史的总内容下，群经各有侧重，故依各经的侧重点精选，以免人们对庞然巨帙的十三经，望而却步。兹简介各经的基础知识和选录情况如下：

一、《周易》 为什么称《周易》？郑玄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：“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”（《周易正义·论三代易名》引）周代编成的《易》，取名《周易》。其义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相类比，周不作朝代名解，而是说“《易》道周普，无所不备。郑玄说三《易》字义甚明。而周训周普，说本诸《系辞传》，尤为独见。传曰：‘《易》之为书也，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。’曰周流，曰相易，非释《周易》之义乎？故特标之曰‘《易》之为书也’。”（唐文治《十三经提纲·周易名义》）《周礼·春官》贾公彦疏也说：“《周易》以纯乾为首，乾为天，天能周匝于四时，故名《易》为周也。”亦足证成郑说。《周易》内容，兼象数与义理。汉儒郑玄、荀爽、虞翻诸家说《易》主象数，魏王弼注《易》用玄理，江南各家《义疏》辞尚虚玄，宋儒程颐、朱熹诸家说《易》主义理。数

难测而理易明。本书选《易》，重在哲理，故选《乾文言》、《坤文言》、《系辞上下》及《序卦》诸篇，示读者以门径。《文言》，孔颖达《正义》以为“以乾坤其《易》之门户邪？其余诸卦及爻，皆从乾坤而出，义理深奥，故特作《文言》以开释之。”《系辞》，乃《周易》条贯义理之文，“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（《系辞上》）之义。《序卦》，乾坤二卦演变成六十四卦，“序其相次之义”，“因卦之次，托象以明义”。（俱孔颖达《正义》语）它既介绍六十四卦之名，孳衍之程序，同时又发明其义理，哲理性强，读此可获《易》卦之基本知识。阮元刻“十三经”，用王弼注、孔颖达《正义》。

二、《尚书》 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《书》纪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。”又云：“《书》以道事。”“尚”通“上”，《尚书》是现存我国最早记载上古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文献，是政治学的权舆。今传《尚书》，有真伪之辨。真者汉初伏生所传今文《尚书》，伪者东晋梅赜所传古文《尚书》。伏生所传，共28篇。梅氏所传，共58篇，其中伪者如《大禹谟》等25篇。梅氏并伪撰孔安国传，唐时列于学官，学者莫辨其是非。至宋朱熹始疑其伪。逮清代，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、江永《尚书集注音疏》、王鸣盛《尚书后案》、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，始倡言排斥。而《尚书后案》，辨析尤详。通行阮刻十三经中之《尚书》，是伪《古文尚书》，不可用。本书根据孙星衍注疏本选录，内容包括远古政治历史、政论、地理、经济等各个方面。

三、《诗》 十三经中的《诗经》，共收诗311篇，内《小雅》的笙诗6篇，有目无诗，实存305篇。全书分为风、小雅、大雅、颂四类。战国时期，除儒家人物外，都不称它为经，儒家也通称它为《诗》，有时称《诗三百篇》。诗是通过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、国家政事的。十五国风的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陈》、《桧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反映人民生活现实较多，也反映了贵族生活及国事。

《大雅》《小雅》写上层政事，也涉及民间生活。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是宗庙祭神乐章，也是周、鲁、商肇基的史诗。世称《诗》为《毛诗》，因毛亨、毛萸作《诗传》的缘故。别有齐、鲁、韩三家诗，已不传，韩诗只存《外传》。郑玄据毛传作笺，孔颖达作《正义》，号称详备。朱熹《集解》，别创新解。清人注释以陈奂《毛诗传疏》考据为最精博。本书选录，几及全《诗》三分之一。内容从周初至春秋末的盛衰兴亡的消息，民生喜乐哀怨的心态，可以考见。《诗》当然以诗证史，但其性质是文学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，处于前驱的地位。本书着眼于思想内容与艺术的统一，国风固然重要，雅、颂也大量入选。

四、《周礼》 《周礼》为礼经之首，分天官、地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6篇。冬官篇已亡，汉兴，千金购求不得，以《考工记》补之，郑玄以为“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尔。”（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）《周礼》有郑玄注、唐贾公彦疏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《周礼》一书，上自河间献王，于诸经中，其出最晚，其真伪亦纷如聚讼，不可缕举。惟《横渠语录》云：‘《周礼》是的当之世，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。’郑樵《通志》引孙处之言曰：‘周公居摄六年之后，书成归丰，而实未尝行。盖周公之为《周礼》，亦犹唐之显庆、开元礼，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，其实未尝行也。惟其未经行，故仅述大略，俟其临事而损益之。……云云。’其说差为近之，然亦未尽也。夫《周礼》作于周初，而周事之可考者，不过春秋以后，其东迁以前300余年，官制之沿革，政典之损益，除旧布新，不知凡几。其初去成、康未远，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，而改易之人，不皆周公也。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，其书遂杂。其后去之愈远，时移势变，不可行者渐多，其书遂废，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，率数十年而一修，修则必有所附益，特世近者可考，年远者无征。其增删之迹，遂靡所稽，统以为周公之旧耳。迨乎法制既更，简编犹在，好古者留为文献，故其书阅久而仍存。此又如开元之《六典》，政和《五礼》，在当代已不行用，

而今日尚有传本，不足异也。使其作伪，何不全伪六官，而必阙其一，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！”“《考工记》称郑之刀，又称秦无庐，郑封于宣王时，秦封于孝王时，其非周公之典，已无疑义。《南齐书》称文惠太子镇雍州，有盗发楚王冢，获竹简书，青丝编简，广数分，长二尺有奇，得十余简，以示王僧虔，僧虔曰：是科斗书《考工记》。则其为秦以前书，亦灼然可知，虽不足以当冬官，然百工为九经之一，共工为九官之一，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，存之尚稍见古制。”“玄于三《礼》之学，本为专门，故所释特精。……公彦之疏，亦极博核，足以发挥郑学。朱子《语录》称五经疏中《周礼》疏最好，盖宋儒惟朱子深于礼，故能知郑、贾之善云。”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云：“《考工记》实可补经，作记者以一人而尽谙众工之事，此人甚奇特。且所记皆有用之物，不可卑视之。惟其卑视工事，一任贱工为之，以致中国之物，不如外国，此所关者甚大也，今时乃颇悟之矣。”陈氏此论至当，故本书于《考工记》，亦选撷其精华。《周礼》六官中之大司乐、大司马、职方氏、大司寇诸篇，俱为至要之文，职方氏记周代地理，足以考见其与《尚书·禹贡》所记唐、虞之制之异。

五、《仪礼》 《仪礼》为残缺之余，篇次各有不同。古文经久亡，今文17篇，有戴德本，有戴圣本，有刘向《别录》本。郑玄注贾公彦疏用《别录》本。因《别录》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叙，二戴本则尊卑吉凶杂乱，故郑不从之。其书自汉以后，传习者鲜，脱落谬误滋多，明代以来尤甚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斥万历北监本之谬，谓不亡于秦火者，亡于监本。清初张尔岐据唐石经校正监本，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，分节精密，而礼学乃大明。先业师苏州曹元弼先生于《仪礼》之学尤专精。韩愈《读仪礼》云：“古书之存者鲜矣，百氏杂家，尚有可取，况圣人之制度耶？”方苞《读仪礼》云：“《仪礼》志繁而辞简，义曲而体直，微周公手定，亦周人最初之文也。”“《仪礼》之制，惟施于成周为宜。盖自二帝三王，彰道教以明民，凡仁义忠敬之大，体虽眈隶，晓然

于心，故层累而精其义，密其文，用以磨砢德性，而起教于微眇，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。后世淳浇朴散，纵性情而安恣睢，其于人道之大防，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，乃使戈戈于登降进反之仪，服物采色之辨，而相较于微忽之间，不亦末乎？吾知周公而生秦、汉以降，其用此必有变通矣。”方氏此论，谓古淳后浇，当然可议。惟其旨在从今，却是可取。亡友段熙仲著《礼经十论》，直以为“《礼经》一书，尊尊亲亲，皆封建社会之意识形态。”则何只《仪礼》如此？五经同样存在此种意识，惟程度不同耳。本书慎选三篇，以见大端。《仪礼》文字古奥难读，郑注贾疏外，朱熹有《仪礼经传通释》《仪礼义疏》，清人胡培塈，竭40余年之精力，撰《仪礼正义》一书，先太夫子黄以周先生撰《礼书通故》，俞樾为序，备致推崇。先业师曹元弼先生于《仪礼》之学号专精。凡此，皆治《仪礼》者所当知。

六、《礼记》 《礼记》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。郑玄《六艺论》云：“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儒林传》云：‘传礼者十三家，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、戴圣名在也。’”“今礼行于世者，戴德、戴圣之学也。”“戴德传记八十五篇，则《大戴礼》是也。戴圣传礼四十九篇，则此《礼记》是也。”“五传弟子者，熊氏云：则高堂生、萧奋、孟卿、后苍及戴德、戴圣为五也。此所传皆《仪礼》也。”（引自《礼记》孔颖达《正义》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为三礼，前二者为经，《礼记》为传。先业师唐文治先生云：“经之有记，犹经之有传也。传所以释经，记亦所以释经。《记》者，记礼经之大意，而制度亦详焉，故当辅经以行。”（《十三经提纲要》）《礼记》本是诸儒解释《仪礼》之书，又有他书附益。如《射义》阐述《仪礼·射礼》，此类可得20余篇。其它通论性质的，包括政治学、伦理学、教育学、哲学、农学等等，内容广博。研究《礼记》，以郑玄注、孔颖达《正义》为主，每篇标题下撮举大义，使学者易得门径。本书所选，涉及上面所说各个方面，《礼记》精要，已大致备举。